

## 第十回 蘭房中泄漏詩句 天目山欣受冊書

話說龍生成親之後，過了數朝，雖當合巹之時經翻爭鬧過來，已歸和好。他說：「那晚花燭之下，我只道小姐是個舊人，那知道還是個處子。看將起來，兩個小姐形容笑語，一樣無差。前日相遇的小姐，不是仙姮定是神女，小生何緣有此奇遇？今日且喜新小姐到岳母處問安去了，不免將那舊小姐衣上之詩賞玩一番，有何不可？」取出衣來，把詩念了一遍說：「他原來約我端陽之日，在天目山相會。想將起來，他與我何等恩愛，何等纏綿，總是妖怪料不害我。看他詩兒字兒好不令人動火。想他容貌才華，有多少風韻。端陽已近，果然在天目相逢，不知如何慇懃哩。」卻說那小姐早在窗外竊聽，不肯少離。龍生又道：「到那時也不敢分別新舊。總是相親的，我若親了新的，怕舊的生嗔；我若親了舊的，又怕新的生嗔。咳！到添些悶懷。他若是兩邊問我，還是那邊親的是呢？」只見小姐急忙闖進，把衣奪來，擲在地下。龍生仍將衣兒拾起。小姐道：「讀書子不學好人，謎暗藏春，瞞人也太狠些。將幾句情詞又來勾引了。」龍生道：「什麼情詞？小姐請再一看。」小姐說：「你讀與我聽。」龍生把讀了一遍，小姐道：「今日也蕉葉，明日也蕉葉，你好好將題詩的還了我就罷。」龍生道：「小姐在此，小生也在此，你道是那個題的？」小姐惱道：「呸呸！如何不招人唾罵！」只見龍生有欲說不說、欲吐不吐的款樣。小姐說：「這等你是肯說的了。」龍生沉吟道：「再休題起根由。」小姐道：「不要沉吟，有話便說。」龍生道：「說便說，小姐你卻不要吃惱。」小姐微笑道：「我不惱，你說來。」龍生道：「我說了罷。」小姐道：「你說。」龍生道：「晚會花園，還有說不出的這個那般……」小姐道：「呸！又是什麼晚會花園了，我那曾在花園會你？有什麼云云？」龍生道：「真真！」小姐道：「敢是什麼精怪假托是我？且問你這一晚，你與那精怪做些什麼來？」龍生道：「他與我先諧秦晉。」小姐道：「咳，不好了。這詩兒是幾時寫的？」龍生道：「花燭之下留詩為信。」小姐道：「阿也，一發不好了，這精怪也到我房裡來了。」龍生道：「禁口！苦殺人。他不是精怪，是個仙女。」小姐道：「咦，怕人看起來還是個精怪。」龍生道：「輕說些，不是個精怪，若是精怪，怎麼有許多情分到我？」小姐道：「他有情分，我愈加惱了。」龍生道：「方才說過不惱的。」小姐道：「惱的是你，為什麼先去惹花神？」龍生笑道：「該惱該惱。」小姐道：「我且問你，此去天目山有多少路程？」龍生道：「有一百餘里。」小姐道：「要去我和你同去。」龍生道：「只怕岳母不允。」小姐道：「這個不難。只說要去天目山仙姑廟中了，還香息兼求子嗣，我母親必然見允。」龍生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只怕路上辛苦。」小姐道：「我自要去也，說不得了。此去真和假，大家尋問。」龍生道：「但恐你如花嫩怕難禁苦辛。」小姐道：「這等，我不去也罷了。」龍生道：「小姐原不該去。」小姐道：「我偏要去！我不去，又與那精怪做出些什麼事來。」龍生道：「小姐去去去！」小姐道：「你不怕我吃辛苦？」龍生道：「這等，怕你那一件來。」小姐道：「怕我嗔你？這些言語看起來都是假溫存。待我請母親出來，與他說個明白，來早即好啟程。」龍生道：「正當如此。」小姐向內道：「母親，有請。」夫人走來，他兩人道了萬福。夫人問道：「賢婿、孩兒，請我出來有何話說？」龍生道：「向年劣婿曾許下天目山仙姑娘廟中香願，今要與令愛一同到彼，了還前願兼求子嗣。揀定明早起行，故此預先稟知。」夫人道：「夫妻求子極是美事。我兒只是你從來嬌養，不出閨門，恐怕路上辛苦，我做娘的怎生放的你下？」小姐道：「小兒同往方表虔誠。」夫人道：「神明之事不好阻留。我去收拾些乾糧素果，明早同去便了。」龍生道：「多感岳母費心。」夫人回去，他夫婦也歸洞房，一宿晚景不題。

卻說龍興極早起來，走到江邊說：「我家相公、小姐要往天目山，了還香願。昨晚吩咐整備船隻，在武林門外伺候。今日端陽佳節，船戶俱不肯去，只得稅下空船一隻。那小英丫頭原是船幫中女兒，正好騙他做個梢婆，大家共去。城門已開，怎麼相公、小姐還不見來？」正盼望間，見他們來到，說：「相公、小姐來了。」龍生道：「快來迎迎。」遂上得船來。龍生道：「叫梢公就解纜開船。」龍興道：「梢公在下。」龍生一望，說：「沒有，梢公在那裡？」龍興自指道：「梢公就是在下。」龍生道：「怎麼你是梢公？」龍興道：「今日端陽佳節，有家小的船都叫去看龍船了，止稅得這只空船，自家搖去罷了。」龍生道：「又胡說了，沒個人看梢，你怎麼弄得去？」龍興道：「相公你不知道，小英原是船上的女兒，今日拉做個梢婆，我便扯，他便搖，俺兩個還弄不來麼？」龍生道：「如此快開船去。」龍興搖櫓，小英掌舵。說：「相公燒利市，好大順風。」龍生叫抖起蓬來。你看架一葉扁舟，離了錦城，掛這幾摺蒲帆，渾如兩輕。龍興道：「相公、小姐，看前面門龍船的來了。」只聽打起鑼鼓，共唱歌兒。唱道：「標緻姐姐俊的哥，一邊打鼓一邊鑼。你打鼓來哄著我，我打鑼來引著他。」龍生、小英齊道：「有趣有趣。」小姐道：「龍郎，這是什麼故事？」龍生道：「他是荆楚鄉風，都弔屈原的意思。」龍興道：「前面是天目山了。」龍生道：「這樣把船泊近岸去。」龍興說：「曉得。」人去綠楊外，舟停紅蓼邊。龍生下得船來，說：「那山窩裡有許多人，不免前去相問則個。」你看那野草間花鋪滿地，啼猿啜鶴在空山。

卻說長春子特來赴約，說：「喜得新證道果，卻也舊有盟言。當初曾題詩衣上，約龍生在天目山相會。今日待贈他天書三卷，指點一路前程，想他和小姐同來赴約，不免再耍他一番。」向前叫道：「龍郎轉來罷——」龍生看見說：「呀！小姐你怎麼也上岸來了？」真小姐道：「那仙姑到船上來。手拿書冊一卷，說道你一世功名都在書內，怕你逗了個空，故此叫你轉去。」龍生接過書來說：「待我收了這書和你一同轉去，拜謝他便了。」叫龍興、小英放船過來。那假小姐不等船到，即跳上船來，一閃而去。龍生道：「小姐，船未到岸，怎麼這等一跳？」真小姐道：「我何曾上岸來？」龍興道：「青天白日，相公放正經些。」龍生道：「你分明追上我，說仙姑在船上了，怎麼說不曾上岸？」真小姐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把天目山的說兒哄著我不算，又來圓這個謊了。」龍生道：「是了，這書卷是那裡的？」真小姐道：「這書冊是仙姑與你的，想這精怪，又來弄把戲了。」龍生道：「輕說些，不是耍處。」小姐道：「待我且看書來。」龍生就把書收藏，說：「這不是耍的，待回去明早焚香盥水，才好開看他哩。」龍興道：「我們不睡，怎麼做夢？」龍生喝道：「胡說，快放船回去。」龍興道：「是了。」小姐道：「龍郎，岸上有個人來了。」龍生望道：「敢是仙姑？」小姐道：「不是。來拿你說謊的哩。」龍生笑道：「且看且看。」不知回去果是天書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